

发现·运河

布衣儒风 运岸老民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 王少华

他一生沉迷书画，李苦禅为其27幅作品题跋、点评，却从不以“苦禅门人”自居。他精于武术和医道，授徒传艺、治病疗疾数年，却分文不取。大多数人说他怪，身负如此才学，却以做小买卖、刻钢笔谋生，一生清贫。有人说他是君子之风，那份文化修养、艺术品性，罕见难寻。他叫邓田夫，离开我们已16年了。

10月1日至20日，“运岸老民·百年田夫——邓田夫百年诞辰文化展”在沧州博物馆举办。这些高悬展厅、给上千人带来一次次心灵震撼的艺术作品，绝大多数创作于运河边。

在运河古巷建华街、盐场街上，提到这个名字，人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说起他的画，他的人，他的事，他的淡泊，他的痴魔，他的正直，他的良善……

斯是陋室

秋天的运河，两岸风烟草树，一水静流流碧。

从市区运河东岸新建的盐场码头向东，下了河坡不远，一处小小的院落，街坊们说，这就是邓田夫故居。

3间小小的平房，东边一间外跨一个小院，种着藤萝草树，绿荫中掩映着一间偏房，棕色的楹联上写着：

静斋琴箫合音律，洁院丹鹤伴梅花。

“这是我岳父写的，后来我们制成了楹联。”邓田夫的三女婿陈铁江说，这个十几平方米的偏房，就是邓田夫的卧室兼画室。

推门而入，一张硕大的书案几乎占了房间一半。书案上，放着笔墨纸砚、印章、书画、药方，以及画了一半的残片。新出的书画集散发着幽幽墨香。

邓田夫的次子邓一民说，他们原来赁房住在运河古巷建华街上。那时的画室低矮无窗，终日不见阳光。后来搬到这里，房间依旧逼仄，父亲却很知足：院子有棵苹果树，画室南窗下还有棵自然生长的椿树，绿深门户、四季阳光，他常常感慨：“足矣，足矣！”

小屋很快就被塞得满满当当：画板、画箱、书架、单人床、炉子……土黄色麦秸泥的墙壁上，枣刺钉满了写生稿，还有欠某家几角钱、几碗玉米面的借债账单。

最初没有书案，邓田夫就在饭桌上作画。儿女们常常在饭桌上研磨，看父亲作画，或听他讲唐诗宋词、历代名家的画作画论。

一天大雨如注，屋顶多处漏雨，锅、碗、瓢、盆全部用来接雨。“咚咚当当”声中，父亲依然投入地画一幅鱼鹰图。偶尔抬头看看漏雨的地方，不时地挪动桌子躲避漏雨，最后实在躲无可躲，只好喊邓一民：“儿呀，拿个油布伞打着点儿，我还有几笔就画完了。”

这种情况在他的书画生涯中并不少见。他曾在一幅画上题字：“我于绘事，未敢荒废分秒。此幅完成，屋内已遍漏矣。”

斗室简陋，却是他的精神天地。与几支秃笔、一砚宿墨、数

张糙宣作伴，每天写写画画，连一年一顿的饺子是什么馅儿都不知道的邓田夫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邓一民说，上世纪60年代，家中来了一位世良伯伯，是父亲的发小。父母待之如亲人，除日常帮衬外，每年除夕，必请到家守岁。后来，世良伯伯落实政策返津，临行前拿出明代画家沈周的一幅真迹、一盒乾隆年间制的《西湖十二景御墨》相赠，父亲坚辞不受。邓一民后来爱上收藏，和父亲旧事重提。邓田夫严厉地说：“落难之人就该伸手相助，接人家东西那是乘人之危！”

30年，邓田夫就在这里隐遁、生活、创作。清贫的生活，丝毫没有影响他精神世界的充盈壮阔。他的笔下，可以有名山大川、长风落日、高歌的君子、同栖的双雀……有他的豪迈、慈悲、温煦、多情。

他去世后，书案蒙尘，室内墨香久久不散，驻足其中，还能感受到主人的境界、气韵和精神风骨。

运岸老民

邓田夫有不少书画钤印，其中三方“运岸老民”的印章，意义非同寻常。

他7岁读私塾，13岁拜田燕北为师学习花鸟画，从此一画就是一生。

邓田夫作画尤重写生。战火中，一家人逃难乡下，住在驴棚。寒冬腊月，他站在皑皑雪地上，仰面观察树上喜鹊。脚冻得失去知觉，手冻麻了，哈一哈，接着再画。

一次写生途经独流减河，见水中有鱼鹰数只，他挽起裤腿，悄悄接近，在画板上勾勒鱼鹰。因为过于专注，不慎滑倒跌入河中，湿透全身。

去白洋淀写生时赶上了大雨。别人避雨聊天，他却顶着草帽、披着蓑衣，跑到苇塘深处，蹲在一旁观察雨中莲塘中的生灵，浑然忘了自己。

一株树、一只鸭都能让他观察、领略许久，入笔为画，能让人顿感新鲜，百看不厌。

日子艰难时，邓田夫得过钢笔、做过小买卖，也舍不得卖画。唯一一次卖画，是生活在撑不下去了，他带着作品来到北京荣宝斋。验画先生看后说可以收，问他价格，他指了指墙上的一幅画。一天清晨，他陪岳父从运河边习武归来，谈到剑法之道，当时正路过一片苇子坑。邓田夫顺手折下一根柳条，回首一甩，一大片芦苇被齐刷刷削掉了苇尖，朗声道：“寻常物都可为剑，也不一定非要佩剑了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，邓田夫教孩子们习武的情景，都是运河边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几十年来，他的弟子有三四百人，不乏后来沧州武术界的佼佼者。培养出多位世界冠军的“金牌教练”时中秀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时中秀说：“小时候我住在建华街，离先生家很近。早晨，我们闻鸡起舞，晚上，师父家的门灯一亮，我们就跑来了。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运河边老榆树下，师徒们人影绰绰、挥拳舞剑的情景。”



邓田夫

刻。上世纪60年代，邓田夫先后3次一路写生、一路步行进京，拜访中国写意画大师李苦禅。李老对其作品给予充分肯定，先后为他的27幅作品题跋、点评，并邀他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作了一期写生课讲座。这段佳话后来收录在《李苦禅全集》第八卷中。

孩子们曾建议刻一方“苦禅门人”之类的印章。邓田夫说：“凭自己的作品说话，不要拉大旗壮门面。就是齐白石的学生，画得不好也不是不好。”

1992年，一家公司欲以近百万元的价格买断邓田夫所有作品，并许以高薪和外出写生等优厚条件，请他作画，题材由他们确定。邓田夫说：“这不是画奴吗？我不做画奴。”

那时，孩子们正是成家立业之时，都盼着父亲能多帮衬帮衬，但几次劝说无果。邓一民说：“当时我不理解父亲。60岁后才渐渐明白了，父亲是把书画视为生命。”

武者医人

邓田夫还有两个身份：武术家、医生；还有个“怪”脾气；以武授徒、疗疾治病，从来不收分文。

他幼年习武，转益多师，不仅是八卦连环掌第五代传人，还以24套剑法，被武术界称为“剑神”，他则自称“剑魔”。洋洋洒洒的书法作品《剑论篇》，讲述了他年轻时访名剑手、论剑比剑的情景。

展览中展出了他的一把宝剑、一把木剑。陈铁江说，宝剑是岳父45岁前所持，之后，他只持木剑。一天清晨，他陪岳父从运河边习武归来，谈到剑法之道，当时正路过一片苇子坑。邓田夫顺手折下一根柳条，回首一甩，一大片芦苇被齐刷刷削掉了苇尖，朗声道：“寻常物都可为剑，也不一定非要佩剑了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，邓田夫教孩子们习武的情景，都是运河边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几十年来，他的弟子有三四百人，不乏后来沧州武术界的佼佼者。培养出多位世界冠军的“金牌教练”时中秀，就是其中之一。时中秀说：“小时候我住在建华街，离先生家很近。早晨，我们闻鸡起舞，晚上，师父家的门灯一亮，我们就跑来了。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运河边老榆树下，师徒们人影绰绰、挥拳舞剑的情景。”



陈铁江（左）介绍邓田夫往事

“师父正直、宽厚、热情，影响了我的一生。”时中秀动情地说。如今，70岁的她仍在武术教学一线。

在邓田夫的书法作品里，60张用毛笔写成的药方，尤为不同。“父亲医术精良，每治好一位病人，便整理出药方，留存至今。这60张药方是其中的一部分。”邓一民说。

只见一张药方上写着：“烧盐汤。食盐一味在刀上烧焦，水冲服，能止吐（水冲腹胀者忌用）。”这些药方，邓田夫随手而写，笔墨间似有药香，更多自然随性，足见悲天悯人之情。

“我大嫂的病就是老先生治好的，而且分文不收。大嫂每次说起此事，都感激涕零。”运河边的老住户卜福生说。

邓田夫当年做小买卖时，有缘结识了名医李修生。他以程门立雪的精神，感动老人收他为徒，主攻中医外科。那年，邓田夫18岁。

从少年时代开始，他的写生之路，就伴随着行医、访武，陕西、青海、鲁豫、苏浙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

数年来，他不知为多少患者医好了疾病。家人开始不理解，他就教孩子们读唐代苏拯的《医人》：“古人医在心，心正药自真。今人医在手，手滥药不神。我愿天炉，多衍扁鹊身。遍行君臣药，先从冻馁均。自然六合内，少闻贫病人。”

他后来画桃，也与给人治病有关。当时，他治好一人顽疾，人家拿来一篮村里桃园的桃子致谢。他坚辞不收，却说：“可否让我去桃园写生？”从此，他的绘画世界多了一个题材。

布衣儒风

书法家刘化一小时候常住运河边的大姑家，姑家与邓田夫是邻居，因为同好诗书印，而成了忘年交。

“先生的画室对我特别有吸引力，我常去看画聊天。他告诉我，诗是写给自己读的，画是画给自己看的，400年后的人才能作出真实的评价。”刘化一感慨，邓田夫是位真君子，他的文化修为、人格力量、艺术精神，再也难以寻觅。

看完展览，化学学者冯彦宁感叹，书画作品中，可以看到这位运河老人一生固守的价值取向和创作态度，还有他的血性、温度和大气。自己从眼睛到内心，

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感应，这是他近年来观展很少有过的感受。这让他想到孔子赞赏颜回的那段话：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不改其乐。”他说，把这句话用在布衣书画家邓田夫身上，再合适不过。

“父亲是一个用精神方式行走人生的人。”邓一民说，布展时，当人们把这些浸透着时光痕迹、质地粗糙、形状不一的写生纸片，从书箱中一一捧出时，想起父亲曾经生活的窘迫、不懈的坚守，心中又是心疼，又是敬重。

展览中着重选取了邓田夫晚年的作品。家人们知道，这些标注着的年号背后，有怎样难忘的经历。

2002年，一场重病后，邓田夫失去了行动能力。康复锻炼一段时间后，他就坚持靠床头的绳子牵引起身，在二女儿邓文英的帮助下，艰难移身到书桌前，读书，整理诗稿、画稿、医方，或者悬肘挥毫写字作画。从那之后，一天也没放下画笔。

家人们每每回忆至此，便红了眼眶，哽咽难言。谁也没想到，条件的限制，却让他的创作进入了另一个境界。中锋、秃笔、宿墨，其他画家不会用到的东西，在他笔下焕发了别样的艺术魅力。

那傲雪迎风的梅花，那三千年始结硕果的红桃，那茫茫枯林中的百鸟欢歌……生活中的常见之物，到他笔下就有了强烈撞击心灵的力量。这其中，蕴含着他个人的精神追求和对人生的参悟，是真正的中国书画精神。

当人们徜徉展厅，流连于作品前，谁能想到，这是一个连门都无法走出、八旬老人在病榻上完成的呢？而这又何尝不是老人集毕生书道、画艺、武学、医学于一体，将整个生命注入于笔端？

生命的最后4年，画室是邓田夫的精神支柱和尊严所在。他几次坦然中略带伤感地说：“活一天，画一天。哪天不能画了，活着也没意思了……”

2006年4月28日，邓田夫在画了3张画后突然发病。在被担架抬上救护车、处于半昏迷状态时，他含混地说了一个字：“画……”这也是老人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声音。两个月后，老人与世长辞。

今年是邓田夫诞生100周年。人们驻足在展品前，一次次欣赏、流连时，我们知道，邓田夫虽然不在了，他的精神还活着，活在一幅幅作品里，活在运河涛声里。

马留柱的“五年计划”

本报记者 寇洪莹

“叔啊，改厕遇到什么困难了，我马上安排解决！”采访中，马留柱的电话不断响起，村里的事、公司的事，一年365天，马留柱没有一天停歇。大家都说，这几年，他干了别人几十年干的事。

马留柱是东光县于桥乡大双楼村的党支部书记，当过兵，获得过优秀士兵的荣誉。2015年，回乡创业；第二年，开始每年给村里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发福利；5年，打造了200人的企业团队，公司成为东光百强企业。

“我从小在村里长大，不会忘了生我养我的地方。”父母住在村里，马留柱经常回老家。穿梭在大街小巷，看着几十年不变的旧村貌，马留柱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总想为大伙儿做点什么。

2020年，村“两委”即将面临换届，老书记退休了。大双楼村有400多人，村里一穷二白，发展很慢，各项基础设施薄弱，还欠外债几万元，远远落后于周边村落。

“你现在有能力了，为村里作点贡献吧！”马留柱的父母给了他很大的支持。选举那天，33岁的马留柱走进了破旧的村委会，竞选党支部书记。利索的平头，年轻的面庞，散发着军人独有的精气神。“大家都知道我的脾气性格，我来就是想实实在在意为老百姓干事的。”马留柱高票当选，但这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。他请了管理人员管企业，自己则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村里。他说：“5年做不好村里工作，我自动离职！”

马留柱上任后，带领村“两委”为村里办了三件大事：装灯杆、安电缆、修路。

2021年春节前夕，大双楼村张灯结彩、喜气洋洋。路灯投下的光，与高高悬挂的大灯笼，交相辉映，照亮了村子的夜。而这都得益于马留柱通过个人关系跑来的灯杆项目。那一年，大双楼村安上了路灯杆。村民们纷纷感叹马留柱有魄力！

大双楼村村民以种地为主要收入来源，可是地里没电，无法灌溉，一直是村民们头疼的难题。马留柱积极联系电力部门，为大家拉来2000米的电缆项目。为增加大家的收入，马留柱还吸纳村里的青年劳动力去自己厂里上班，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就业问题。

要致富，先修路。在此之前，村里没有一条完整的公路。他向乡镇领导反映，多方联系，决心改变村里“晴天一身土、雨天一身泥”的现状。今年8月，修路项目审批通过。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干起来，马留柱也盯在现场，忙前忙后。仅半个月，一条笔直的主干道贯通了。

群众利益无小事。村里夫妻吵架，男方找到他帮忙劝说，马留柱一个月去了女方娘家7次，最终让夫妻俩和好如初。村里还成立了红白理事会，所有事务都由红白理事会办理，既省钱又省事。疫情防控期间，村里没有经费，马留柱自掏腰包，为村里购置了临时活动房、消毒车、空调等。两年来，他搭了十几万元。

如今，行走在大双楼村，放眼望去，水泥路平坦宽阔，崭新的路灯杆笔直林立，村民幸福的脸上，更是洋溢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。“大家相信我，我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干下去！”马留柱说自己的“五年计划”已经实行了三分之一，下一步，他还要发展集体经济，带领村民们跑出“加速度”。

孝心传递和谐家风

杨静然 张军 田海燕

在新华区南里社区，有这样一个家庭，妻子20年如一日悉心照料患病的大姐姐，公公患有糖尿病行动不便。她和丈夫一边照顾他们，一边拉扯大两个孩子，他们用朴实无华的行动，勤劳、善良、执着、坚韧的品性，诠释了孝老敬亲的好家风。

1994年，是刘文英嫁到高俊川家的第4个年头。那一年，婆婆突发脑血管病，大姐姐患有脑瘫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公公患有糖尿病，行动不便。当时她才26岁，不仅要照顾年幼的孩子，还要照料年迈的公公和患病的大姐姐。从此，刘文英再忙也要把照顾家人放在第一位，一照顾就是20年。

大姐姐经常拉肚子、尿裤子，刘文英从不嫌弃，总是及时地把衣服换洗干净，经常换洗被褥。婆婆去世后，一想到大姐姐没了娘，刘文英对她就更加在意了，把她当自己孩子一样照顾。

大姐姐吐字不清，别人很难听明白她说什么，只有刘文英听得懂。这份了解，建立在几十年如一日的精心照顾上。

2011年，患有糖尿病的公公病情恶化，卧床不起，手脚瘫痪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她和丈夫自学医学知识，从拿药、换药，到端水、喂饭、倒粪便，样样都做。儿媳的付出，公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，总是说：“多亏有个好儿媳，我才有幸福的晚年。”

丈夫心疼刘文英，在铁路系统工作的他，每次下了夜班，顾不上休息就往家赶，和她一起照顾家人。夫妻俩分工合作，做家务、照料家人，不论遇到什么难事，总是相互体谅，很少因生活琐事吵架。

刘文英有两个孩子，那些年幼时每天早早起床做饭，照顾家人、拾掇家务，然后去上班，孝行也感染了孩子们。他们学着父母的样子，孝敬爷爷和姑姑，有好吃的总忘不了家人。儿子上高中时，每天放学回家，就和父亲一起给爷爷换药、擦洗身体。耳濡目染，两个孩子不仅孝敬长辈、知书达理，学习成绩也十分优异。

刘文英说，她和丈夫做的都是平凡小事。但就是这些孝敬父母、勇于担当、甘于奉献的小事，像催化剂一般，让这个家庭变得越来越温馨和睦、幸福美满。

当日历与那一天重叠，站在学校里听着琅琅读书声，马玉霞的思绪又回到了一年前。

43岁的马玉霞是海兴县实验小学校长。2021年9月，她作为我区一名援藏教研员，远赴西藏自治区札达县，开启了一段支教之旅。从渤海湾畔到雪域高原，马玉霞用大手牵住孩子们的小手，把知识和爱洒在了那片土地上。

千里援藏

2021年8月底，马玉霞接到了教育部门下发的支教通知，通知里对选派对象提出了若干要求。仿佛是命中注定一般，不论从年龄、教学经验还是工作经历，马玉霞都是不二人选。

马玉霞：爱洒雪域高原

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史得江

没有一丝犹豫，她递交了申请书。

层层选拔后，马玉霞如愿前往，目的地是阿里地区的边境县之一的札达县。

9月的西藏，美得宛如璀璨梦境——高远碧蓝的天空，圣洁巍峨的雪山，纯净空灵的湖泊……看着眼前的景象，马玉霞如同找回了丢失的记忆一般惊喜。但很快，高原气候给了她一个下马威。

稀薄的空气和灼热的紫外线下，马玉霞头晕、恶心、呼吸困难……虽然身体有诸多不适，但当她走进校园的那一刻，学生们清澈而渴望的眼神仿佛明媚的阳光，消融了

一切身心的辛苦。

作为此次援藏教研员，她既要当地教学内容和分析和指导，又要在有限的时间里，为学生送上内容丰富的课程，这背后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孩子们的“妈妈”

100多个日子，马玉霞和其他几位援藏老师走遍了札达县所有学校。她给当地教师上示范课、分享教学经验，传递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；她不断与当地教师沟通交流，在教学思路和方法上作深入探讨，指导年轻教师备课。马玉霞希望，通过努力，能够提高当地教师

的教学能力，为雪域高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。

虽然忙碌，但马玉霞也收获了许多温暖和感动。每到一教学点，教师们提前准备好氧气瓶和药品，孩子们献上洁白的哈达，并亲切地唤她“妈妈”。

4个月的援藏时光，马玉霞和其他老师共听课168节并进行课后点评，作了8场专题讲座。也曾4天往返于4个教学点，行程上千公里……险峻的峡谷路，崎岖的山路，海拔5000米的雪山上，留下了她的足迹。

桃李满天下

马玉霞生长在海兴县张会亭乡

道德模范·身边好人

文明家庭事迹